



青莲文学

主办：济宁晚报社
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
协办：济宁永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邮箱：qinglianwenxue@163.com

在路上

武俊岭



小说

十二岁那年春天的一个下午,大哥和我到大姐家所在的村里拉芦苇。到村里时,天已快黑了。把芦苇装在地排车上后,看十几米外时已是影影绰绰了。

吃完饭,稍微喘了口气,我们就上路了。大哥在前面拉车,我在车帮上拴了一根绳子,使劲往前拉。虽然看着满满一大车芦苇,但重量也就三四百斤吧。我们哥俩拉着,并不觉得很累。

走了三里路左右的时候,月亮出来了,黄黄的像一张刚烙出的煎饼。我们是往北走的,北风吹到我们脸上,很是惬意。

“小新,你累吗?”大哥问我。
“不累。”
“婶婶给我们做的饭,真好吃。”
“是啊,她做的肉炒蒜苗,又香又辣。”
“你像个小猪似的。”

我笑了。
过了寿张,离家还有三里时,我们先听到了一声喊叫,然后就看到前面有一辆破破烂烂的自行车倒在地上。

“大哥,停下。”我站住了,离自行车有三米多远。

“你多事不?”大哥有些不情愿地让车把上抬,然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他好像有些累了。毕竟,我们已经走了十几里路。路不好走,坑坑洼洼,弯弯曲曲的。

“这车子好眼熟,谁的啊?”我说。
“农业学大寨!过黄河!跨长江!”
这三声口号,一声接一声地从路边沟里传出,吓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在这夜路上,从深沟里传出这样的怪声,能不害怕吗?

“走,小新,我们赶路要紧。”大哥催我。但我却站着不动。“走啊!”大哥有些急了。

“等会。”我说边向沟边走去。我在沟边看了两三分钟,才看清在沟里躺着的是我们生产队队长木柱。“大哥,是木柱叔!”

大哥跳了下去,伸出双手,把木柱叔抱了起来。木柱叔嘴里还说着:“谁啊,别管我,我睡觉呢。”

大哥让木柱叔的上身靠在沟边上。我抓住木柱叔的双臂,大哥抓着他的脚脖,使劲把这醉汉拖出沟壑。

我们先把自行车放在地排车的后部。大哥和我又一起用力,把木柱叔举起来。他像个面袋子似的,被安置在芦苇上。我们两个都累得直喘气。

“真沉,像个死猪似的。”大哥小声说。也不知道木柱叔是不是听到了大哥的话,这时又大叫起来:“大养其猪,大养其猪。”

我们两个听了,不禁大笑起来。
“笑什么?不对吗?”车上的醉汉精神亢奋。

我们拉着车子,往前走。
“木柱叔这人不错。”大哥说。
“是啊!是很好。”

于是,我们各自想起木柱叔的好来。我想到的是几年前的一个春节前,他给了我一把“两响”的事。

那年,离春节还有三四天,我穿着开裆裤,在村前村后捡“两响”的外壳。我慢悠悠地走着,来到生产队队长木柱叔的房子后边。突然,木柱叔闪现到我面前。他笑呵呵地说:“小新,你在捡‘两响’的外壳吗?你不用捡了,我给你一把‘两响’吧。”

什么?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给你一把‘两响’,这次听清了吗?”他说着,就把手伸进一只破破烂烂的黑提包里,掏出一把“两响”,递给我。

我接过“两响”。一把整整十个,十个就是二十响。地上“砰”,空中“砰”,这两声“砰”,一定会引来很多小朋友羡慕的目光。我有了这一把,再加上父亲给我买的,总共有三把,我十分高兴。

木柱叔给我一把“两响”这件事儿,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来,心里都暖暖的。

忽然,我听到车边“扑通”一声,木柱叔从车上掉下来了。

我们兄弟二人又把木柱叔抬到车上。
“木柱叔,你不要再睡了!”我大声冲着他喊。

“嗯,知道。”木柱叔一边打瞌,一边说。
于是,车上一人,拉车的二人,往前赶路。
往前走了没多久,木柱叔又掉下来了。他摔下来的声音还很大。我连忙把绳子往地上一放,走到他的身边。伸出双手把木柱叔的上身抬了起来。“大哥,快过来帮忙!”

大哥一动不动,也不说话。
“大哥!”

还是没有反应。这下我急了,“你怎么不过来帮忙?”

大哥还是不说话。
大哥左手一下把绳子捡起,不管不顾地朝着村里拉车而去。

剩下我与木柱叔两人。喝了酒的人就是奇怪,刚才还能说话的木柱叔,现在竟然呼呼地睡着了。

我使劲地去摇他:“木柱叔,醒醒,醒醒!”
费了半天的劲儿,终于把他弄醒了。我把他扶起来,然后往前行走。但是走了五六步,木柱叔身子一歪,倒在了地上。

这时,我已经浑身是汗了。我心里恨恨地想,大哥也太无情了。

我又把木柱叔拉起来。走了没几步,他又倒下了。他的双腿,好像一点支撑的力量都没有了。

我也坐在了地上,贴身的衣服差不多被汗水湿透了,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。而木柱叔张着嘴又呼呼睡着了。

前方没有一个人影,村子里也黑乎乎的,偶尔一两声狗吠传来。

我有点发慌了。木柱叔睡着了,我扶不走他,也背不动他,离村还有半里远呢。

“石门宋……石门宋养猪……我也要养猪。”木柱叔竟然说起梦话来。

石门宋,是位于我们北面二十里的一个村子。因为养猪的人多,木柱叔大概对人家心生羡慕了。

我的心一下一下地跳,怎么办呢?

我想,既然两个人不能一块走,那我就自己先走吧。到木柱叔家里,找到他的儿子大兵,我们拉个地排车来,然后把他爹拉走。

我站起来,快步向村里走去。我还想小跑起来,但两个裤筒湿湿的,根本跑不起来。

我尽量快走,不能让木柱叔一人躺在那里太久了。小北风已经很凉了,汗水黏在脸颊上,很难受。在这凉风里,睡着了可不是什么好事。

即将进村时,看到了令我惊喜的一幕:大哥拉着空的地排车,三步并作两步地迎面向我走来。

“大哥!”我高兴地大喊了一声。



诗歌

风起于高岭
——观齐长城遗址有感

杨慧

号角和旌旗已化为遍山草木
荒芜噤声,山石动容
长风自四方涌来
一块石刻驻守于高岭
字迹抖落于风中
噙住了意欲颂歌的喉咙
农舍与庄稼始终休戚与共
耕牛醒着,耙犁醒着
土地和土地之下的古长城
已沉睡千年
蜿蜒的走势只能凭一己之力虚拟
风行飒飒,穿身而过的痛感中
一朵桃花还停在钺折戟落的河面
铁衣已锈,良人胡不归
山河如锦,良人胡不归

麦事

李占奇



散文

收割麦子,是农活中时间紧迫且最为艰苦的任务。天气就像孩子的脸,变化无常。刚刚还是烈日高悬,炽热的阳光炙烤着大地,转眼间便乌云密布,电闪雷鸣,大雨如注。母亲常说:“夏天收麦子,就好比是虎口夺食。”一点都不夸张。

记得小时候,有一天清晨,布谷鸟鸣叫后,母亲就带着昨天晚上磨好的镰刀,匆匆下地了,趁着天气凉快一些,抓紧时间抢收。每人头上都戴着草帽,脖子上挂一条毛巾。收割麦子时,先向沉甸甸的麦穗弯腰大约九十度,左手揽过一把麦子,右手挥起磨得锃亮的镰刀,紧贴着地皮,手臂用力向后猛拽,同时右臂下压,金黄的麦子便在镰刀下一把把地倒下,整齐地躺在地上。一眼望不到头的麦田,一个会割麦的人只要弯下身就不再挺身,一把镰刀在手中挥舞,直到麦地尽头后才直起腰来,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才是割麦子真正的好手。

麦子送到晒麦场时,正午的阳光热辣辣的,麦穗静悄悄地摊晒在麦场上,听得到麦粒脱离的炸裂声。等到麦子晒透了,碾场便开始了。这时就要套上牲口,左手牵着牲口绳,右手用牲口鞭挥舞着并喊着“驾,驾”,毛驴或牛拉着石碾,一圈一圈地碾,圈子要转得很圆,一层压一层,不能有丝毫疏漏。此时也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,身上晒得黝黑光亮。随着石碾反复碾压,麦粒开始脱落。然后是扬场。扬场时两手操起木锨,铲起带糠的麦粒,迎风抛出一个弧度,随着“唰啦”的落地声,一边是麦糠,一边是金黄的麦粒。旁边的人则操起大扫帚,把杂物轻轻扫去,干干净净的麦粒就堆成了小山。

随着时代发展,现代化的联合收割机整齐地排列在田间地头,一声令下,收割机在田里来回穿梭,发出有节奏的轰鸣声,逐渐取代了镰刀割麦的“唰唰”声。但那片金黄的麦田,那弯腰割麦的身影,那挥汗如雨的场景,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。如今的麦收早已实现了高度机械化,金黄的麦粒从机器的出口处欢快地流淌出来,像是一条条金色的河流,源源不断地注入到各式货车的车斗里。

收割机的不远处,有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手持镰刀,在收割机遗漏的角落仔细地收割着麦穗,他们的动作虽然迟缓,但眼神中却透露出对土地的深情和对传统的坚守。他们的身影让我仿佛看到了母亲劳作的模样,那是一段充满汗水与艰辛的岁月,但也是一段充满温暖与希望的时光。